

TAMENDE
GUSHI



她们的故事

报 告 文 学

她 们 的 故 事

辽宁省妇女联合会 编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沈阳

她们的故事

辽宁省妇女联合会 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40,000 印数：1—51,000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 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48 定价：0.44 元

半 边 天 颂

——为《她们的故事》题句

刘 异 云

人物风流亿万千，
谁能撑起半边天？
蓝图四化赞宏伟，
同心同德永向前。

一九七九年五月

庆 东 原（散曲）

女 英 赞

王 瑩 骋

四害除，转乾坤，万马驰骤闹阳春。陌上风尘，机上花纹，海上搜寻，同心协力不相逊，看巾帼建设大军。

农牧副，是根基，果山粮海上天梯。实现“四化”，钻研科技，丰衣足食，“铁牛”大嫂学农机^①，务农创业的“三八”红旗。

战四化，创业艰，珠峰招手助登攀，人心思安，稳如泰山，百工争先，邓公才女攻煤矸^②，淑珍出海写春天^③。

半边天，莫菲薄，邓、康、蔡老佼佼者，居里夫人，黄家道婆^④，班昭著作，仪媛科研结硕果^⑤，何独惟男鞭先著。

① “铁牛”大嫂：是康平县胜利公社顺山大队“三八”机机组副车长。

② 邓一同志为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之侄女，现为抚顺煤炭研究所工程师。

③ 文淑珍同志是旅大市长海县“三八”号渔船老船长。

④ 黄道婆为元代植棉、纺织机械制造的著名科学家。

⑤ 林仪媛同志为鞍山冶金热能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为教者，苦心人，模范教师李学珍^①。日夜辛勤，园丁之心，独创精神，力排邪恶清毒氛，东风桃李满园春。

（尾声）天一半，群星灿，计划生育妇婴健，骐驎联辔嫌蹄慢，不拿红旗非好汉。

一九七九年五月

^①李学珍同志为锦州市教师先进工作者。

目 录

半边天颂.....	刘异云 (1)
庆东原 (散曲)	王堃骋 (2)
强者之歌.....	赵郁秀 (1)
冷对青霜剑.....	骆国翘 (34)
春花怒放.....	戈 扬 (47)
劈波斩浪.....	陈 森 (58)
“只要活着,就要革命!”	谢挺宇 (86)
新燃料的探索者.....	烈言 宏智 (103)
曲折的路.....	洪禹 忠凯 (112)
为了明天.....	赵郁秀 (124)
心有一团火,面含四季春.....	俞智先 (135)
辛勤的育花人.....	徐少华 马兆忠 (150)
她们的故事.....	赵乐璞 (164)
挑粪大嫂.....	张其卓 (185)
飞 奔.....	赵郁秀 (198)
后 记.....	辽宁省妇女联合会 (212)

强 者 之 歌

——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

赵 郁 秀

……党在教育她的党员时，从来都是让他们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想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摘自张志新烈士狱中“万言书”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秋风瑟瑟，乌云滚滚，冷气袭人。在林彪、“四人帮”残酷统治的辽宁省盘锦地区，刚开完一个公判大会，一辆有全副武装押送的囚车，在一片恐怖中向郊外荒凉的刑场驶去。车前方昂首直立着一名中年女“犯”，她，身材修长，面容端庄，一双黑亮的大眼睛闪着愤怒、锋利的光芒。车到目的地，两个男犯押下车去，行刑开始。只听“呼、呼”两声枪响，两名男犯相继倒下。而她仍然目光似剑，面不改色，紧闭那已被封堵的双唇，怒视苍天，挺挺直立。一阵凄凉的冷风吹拂起她的黑发，那故意翻出的红秋衣领边显得更加鲜艳，如冰山雪崖上一枝怒放的红梅，是那样火红、耀眼！

刑场四周执勤的战士和群众都不由地投以悚然、敬佩的目光，暗暗地赞叹：“她，多象江姐！”

“今天是让你到现场受教育。如再顽固到底，也是这个下场。你有什么感想？”狱中提审者向她呼喊着重。

她以那洪亮的北京口音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的立场观点未变。如果也出现今天这样的宣判，我，死不瞑目！”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真的猛士，是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中国共产党党员，名叫张志新。

—

张志新，一九三〇年出生在天津一个清贫的音乐世家里。她从小酷爱艺术，能弹，会唱，爱画，善舞。抗美援朝参军后，她服从革命需要，学过俄文、做过资料员、理论教员，她阅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发表过理论文章。她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六十年代初调到文艺领导部门工作，她热心学习，刻苦钻研，自己谱写过歌曲，参加过剧本创作。她决心把党的文艺工作作为“献身以求的事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首先从宣传、文化阵地刮起，继而漫卷全国。张志新和所有革命同志一样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运动。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却使她感到，在这滚滚奔腾的革命洪流中，有人象在兴风作浪，搅浑水、搞名

堂。不断出现的很多令人莫解的问题，使她困惑、痛楚、不安。为什么把建国以来的电影、戏剧全部否定？只准演样板戏、唱语录歌，这样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岂不枯竭了吗？为什么把一些出生入死、卓有功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批批地打倒？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为什么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学校停课、工厂停产、运输瘫痪，革命、建设由谁来管？为什么要搞“文攻武卫”“全面内战”，造成无数流血惨案？将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全部否定？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彻底丢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她带着这种种的疑问，借病休之机去北京、天津探亲，盼望能在那里得到探索和回答。

一九六八年严寒的早春，一列向北的列车奔驰在京沈线上。车厢内水泄不通，人声嘈杂；有人手举红书高论阔辩；有人神奇地传播南北武斗的惨案。只有车厢一角坐着娴淑、文静的张志新，她正专心翻阅手中一叠厚厚的所谓一些“走资派”罪行及武斗情景等的各类传单。晚点的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迟迟不开，人们不约而同地向窗外望去。月台上一群人正围着两副担架忙乱，据说是武斗打伤的伤员，准备赶车急救。张志新和她那长得水灵、美丽的小女儿林林也趴到窗前，林林看着看着转身捂上了自己的小脸，歪倒在妈妈怀里，惊奇地问：“妈妈，打伤的那些人都是坏蛋吗？”

“不，是好人。”

“好人为什么被打伤打死呀？”

“啊？……”张志新不知怎样回答。她那俊美的脸庞显得严肃、深沉，清秀的黑眉蹙得更紧，长长睫毛下一双黑黑

的眼睛闪出晶莹的泪花……

“妈妈，你想姥姥和小姨啦？”

“不，不想。”

“那，你不是说哭不是勇敢的孩子嘛！”天真的林林歪头想一下又说：“革命流血不流泪！”

张志新微微一笑，抚摸一下女儿那略微卷曲的头发和粉白的小脸，长叹口气！她怎样向孩子回答、说明呢？……

她的北京、天津之行不仅没解开她心中的种种疑团，反而更使她忧国忧民、忧心忡忡了。她在京津看到了和辽宁差不多的批斗、毒打、抢砸，以及人们的愤懑、郁闷、叹息；看到了二哥因镶领袖像将大于镜框的边缘裁掉而被打伤的胳膊，二妹因苦练提琴而被当“黑尖子”批判。听到了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师们和很多她敬仰的著名艺术家被残酷抓、抄、斗的消息；得知了一些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丑闻。特别听说了她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近九十的老校长吴玉章，为保护被揪斗的老干部，抱病到校，仗义执言。为此他也被诬为“老走资派”，并要揪出“一条黑线”，他大义凛然，挺身宣告：“在我后边有周总理、毛主席！”……张志新潸然泪下，痛心、起敬……

她早在日记中写道：“现实早已提出了两条道路的问题……提出了辨明是非、认清什么是真理的问题……但正是这个形势才使我感到负担沉重，这是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省委机关的干部，不能再作被私字枷锁束缚的奴隶！”她又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现在是到了给国家贡献力量，也是给孩子们做出榜样的时候了。”

她含泪离京，踏上征程。

三月，难忘的一九六八年的三月，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所谓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大决战的恶浪。在这一个月里，张志新给母亲、妹妹们连续写了四封长信，一再叮嘱她们要遵照毛主席教导，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她鼓励妹妹“投入到政治斗争的游泳行列并真正下水”“在这样的实践中，才能认真懂得和自觉地把自已毫无保留地献给革命”，让妹妹多读鲁迅的书，鲁迅是真正的文化革命的旗手！而她自己更是日夜苦心地思考着这种种不解的问题，默默不倦地读着马列、毛主席著作和鲁迅的文章。面对辽宁大批工人、干部因支持东北局、省、市委的工作，而被视为“站错队”横遭迫害的恐怖情景，她反复读着《纪念刘和珍君》和鲁迅在那“最黑暗的日子”写的其它杂文，——“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火一样热情、钢一样坚硬的共产党员张志新，怎么能在沉默中灭亡？她，一定要爆发，要战斗！三月末，江青赤膊上阵，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大批“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并逮捕了余立金同志。消息传来，张志新怒不可遏，她到一位同志家里，抱着探讨的愿望，将自己满腹的心事向她倾诉。她说：“我考虑的不是个人对与错”，“我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是为党和国家担忧！”她直率地问：“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对江青、叶群这些人……”一向襟怀

坦白、纯洁无瑕的张志新啊，哪里会想到这就是她大祸临头的开端！在那个民主遭践踏，法制被强奸，党性和良心可以当成商品出卖的年代里，她的这些言论成了一些人进身的敲门砖，被层层上报，最后到了“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眼前。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便由此开始了。

二

这一年，霜叶零落，风雨飘摇的季节，张志新随同省直机关广大干部一起来到盘锦“五七”干校。广漠的盘锦荒原，笼罩着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张志新的问题被列为“要案”暂时未动。她虽然还不知道这个底细，但也有所察觉和思想准备。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敢说敢当，无所畏惧。白天，张志新忍着肝病的疼痛，忘我劳动；夜晚，她在自制的油灯下认真看书；休息时，她给贫下中农挑水、理发、扫院子，还耐心地帮助妇女们学文化，教唱歌。她将自己心爱的钢笔送给房东的儿子。她看连里一位男同志身上的绒衣瘦小箍身，劳动很不方便，便让他脱下来，她将这套头的绒衣裁开，两边加宽改成对襟的……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心热、手巧，爱人民，爱同志，爱生活，她象一团烈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熊熊燃烧。她对连队里那些被关进“牛棚”的上级和战友，更是深深同情，暗暗支持，共述忧心愁肠。在那个风雪交加的新年之夜，和她同住一炕的黄副部长含恨死去了。她望着那令人痛心的遗言，手在抖，心在颤！一位多么可敬可亲的老上级、老大姐啊！她曾历尽艰险由南洋奔

赴延安，参加抗战，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机智勇敢，而今天，她却惨死在辞旧迎新之际的风雪荒原里。革命何成罪，战士此下场？试问苍天大地，这是什么公理？张志新悲愤已极！但这仅仅是风雨的前奏。紧接着，更为猛烈的十二级大风暴向张志新猛扑过来了！张志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长达九个月的隔离审查、残酷批斗中，她始终言明大义，坚持真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批斗会上，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喊：“你怀疑江青，就是反革命！”

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怀疑江青是有根据的。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在那说了算？……江青的历史审查了没有？还有叶群……这次成为中央领导人，但产生过程不合乎选举的原则。因此，对中央文革就失去了信赖，尤其是揪出杨、余、傅以后……”

“你还胆敢反对林×××……”

“我对林彪没什么信赖。……他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局面不堪设想。……顶峰，不是到头了吗？不发展了？这样讲太不谦虚了……”

“住口！你疯狂反对毛主席！”

“我思想上就是没有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讲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看看中央被打倒的人这么多，今天揪一个，明天揪一个，……我就不相信这些人原来就坏，象陆定一、彭真……我就是要为这些‘走资派’喊冤叫屈。”“……我这是关心党啊！不做两面派……我不能做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从愿望上讲不愿意走向绝路，但自己认为自己的看法不

错，……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不忠于毛主席，主要看认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理，搞那些形式（三忠于）也没用……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象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她慷慨陈词、滔滔不绝，致使会场上很多同志都低头暗赞，有人听得入了神，竟忘了事先布置给他的质问发言。

“你死不认罪，绝没好下场！”突然有人狂叫。

“我有什么罪？共产党员想想问题还是可以的吧！新党章还规定，组织上服从，思想上可以保留呢……我是为党和祖国的前途担忧。我不是反革命！”

呼喊、谩骂、恐吓似风雨冰雹劈头盖脸地袭来，而张志新仍象暴风雨中的青松，傲然挺立，沉着应战。有时有人摔过记录问她承不承认，她看完记录冷静地回答：“你们记的还很不全，我再作些补充！”一次，上边派来两名“要人”对她进行单审。她仍然毫无惧色，侃侃而谈。就文化大革命和十几年来党内的重大斗争及与之有关的重要领导人的评价，如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问题都讲了自己的明确观点。致使那两个“要人”的脸色由黄变白又变紫，最后用发抖的手把记录扔给她，她看完轻蔑的一笑说：“你们记录工夫太差，很不完全，我给你们写一份！”她立即落坐挥笔，很快便写出一份十分尖锐、犀利的战斗檄文：

……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一场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它破坏了党的团

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错误路线从开始就以“马列主义”为装璜……蒙蔽着广大革命群众。……

最后，端端正正签上张志新三个大字。

有不少好心的同志都为她捏一把汗！有人前来劝说，不要再这样坚持了，赶紧“刹闸”，要替父母、子女着想。有人还特地从沈阳带来她女儿林林给妈妈的一封信。女儿不知妈妈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如真有错误就检查吧！”

“你还是我们的好妈妈，盼着你回来看我们呀！”张志新读着这刚过十岁、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的信件，热泪止不住，强往心里咽。夜晚，在暗淡的油灯下，她手捧儿女的照片，望着那欢快、稚气的笑脸，象听到了他们那“妈妈，盼着你回来！”的亲切呼喊，听到了林林演奏动人的《红梅赞》。记得她带林林看歌剧《江姐》时，看到江姐就义，林林哭了，她曾给林林擦着泪水说：“要学习江姐，革命流血不流泪！”而今天，她却忍不住热泪滚滚，放声痛哭了。阴森的夜晚，窗外，冷月寒星北风吼，好象一齐同她低泣、悲伤……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她仰望寒星，想到了毫无奴颜卑骨的鲁迅，想到了她从小就景仰的女英雄秋瑾、向警予。她们也都有一双可爱的小儿女，但是为了救国救民，她们毅然抛家舍子奔波革命，面对敌人的屠刀和枪口，她们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吟诗：“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骨气，中国妇女的先驱。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她寄意寒星，含泪提笔写下：

想念的林林：

你要好好学习，听老师、阿姨的话，带好弟弟。你和弟弟就放心吧，妈妈一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妈妈！

接着又给受牵连的丈夫写了封情意深长的信。

曾真：

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地爱护她，叫他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她们，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们别往心里去，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要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林林好好照看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一个人不管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

此后，再有人劝告，她便坚定地说：“强迫自己说自己是错误的，这样受不了，很痛苦。……两个家加起来二十一口人，这些人就是都抛弃了又有什么了不起，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为了自己的家，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行！”

对这样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战士，“四人帮”一伙怎能不心悸肉颤，狠下毒手。

“四人帮”那个死党及其党羽齐声狂吠：“‘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和我们公开干的不多了，这样的人得整起来！”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那荒僻的盘锦大地上，张